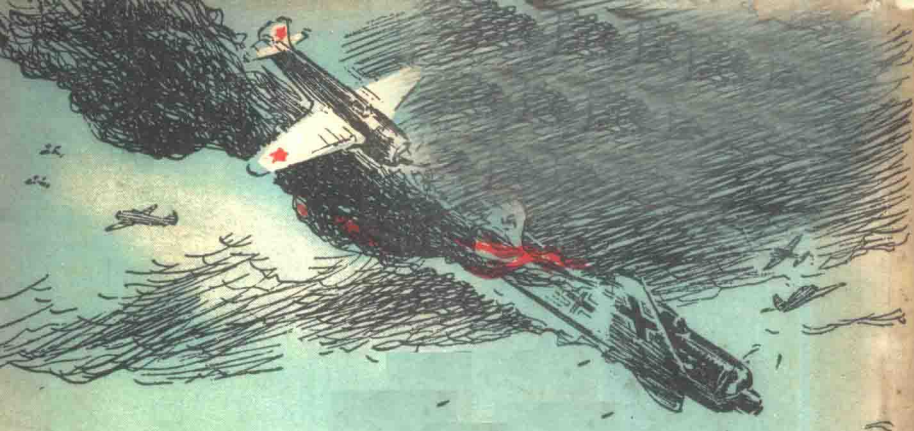




闊日杜布的故事

闊日杜布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

闊日杜布的故事

闊日杜布著 廖海燕譯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·北京

闊日杜布的故事

內容提要 這是蘇聯三次榮譽蘇聯英雄稱號的闊日杜布所寫的一本自傳性的書。在這本書裏，他樸素而真實地寫下了他怎樣在少先隊和青年團的直接教育下，培養了他的勇敢、毅力和高度的愛國熱情；怎樣在技術學校和航空俱樂部裏，克服困難，完成理論與技術的學習；他又怎樣在偉大衛國戰爭的嚴重考驗中，頑強作戰，給法西斯空中強盜以巨大打擊，直到蘇軍攻克柏林，取得歷史性勝利時為止。

原本說明 書 名 СЛУЖУ РОДИНЕ

著 者 ИВАН КОЖЕДУВ

出 版 者 ДЕТГИЗ

出版地點
及 日 期 МОСКВА, 1950

書號 143 文學 23 32 開本 187 千字 294 字價頁

著 者 蘇聯 闊 日 杜 布

譯 者 廖 海 燕

青平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青 年 印 刷 廠

印數 74,501-89,500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第一版
每冊定價 7,400 元 一九五三年十月第四次印刷

謹以此書獻給

培養我的列寧——斯大林共產主義青年團

——作者

目次

第一部

在故鄉與勃拉席葉夫卡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部

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介紹信……………四

第三部

在航空學校裏……………八

第四部

在戰鬥的家庭裏……………一六

第五部

空中「游擊」……………一七

勝利之日……………二四

後記

第一部 在故鄉奧勃拉席葉夫卡

一家

在我們的院子裏，長着兩株同一年栽的小白楊樹。它們是父親所栽種的。我記得，大約在五歲的時候，我就會爬樹了。我爬上了樹頂，四處張望：我看見了我家小屋的屋頂，以及廣闊而彎曲的街道，在街道旁邊是溝渠。當春天的時候，溝渠裏就漲滿了泡沫滾滾的流水。上面架起好些小橋。村外有兩個長滿蘆葦的小湖沼。在一叢小白樺林的旁邊是一條兩旁栽着柳樹中間鋪着木條的路。遠處，一片田野直向松林的邊緣伸展過去。而從北面到傑斯南河①則是水淹着的草地。一座小山丘的背脊，屏幪着這村子避免春水的衝擊。

這是多麼遼闊廣大！

但是突然却聽到了母親吃驚的聲音：

「啊，孩子，抓得牢點，不要摔跌了，你還不乖乖的下來。」

她跑到了白楊樹邊，我就非常勉強地往下爬。

「嘿，你爬得這樣高！簡直來不及給你縫衣服和褲子。假使再要爬上去，我就要告訴爸爸了。」我趕快從樹上下來：我是害怕爸爸的。

黃昏了。我們全家都圍坐一桌吃晚飯。我瞧了哥哥格里莎一眼：他正在偷偷地「對我扮鬼臉」；我拿的湯匙滑過了嘴巴，於是在桌子上便出現了一道溼溼的水流。突然，父親用他自己的湯匙敲了一下我的額部：

「胡鬧些什麼？」

我含着眼淚把湯嚥下去。

「他還小，大了就不會這樣了，」母親說，並悄悄地遞給我一塊好吃的東西。

這懲罰很快就忘記了。那時我坐在椅子上腳還踏不着地。我就把腳搖盪着，不小心擦着了父親。這時候父親就聲色俱厲地罵了：

「給我從桌子邊滾開去！連坐都不會！」

在平常，他那灰色而又明亮的眼睛是很溫和的，但當他發怒的時候，他的眼光就顯得銳利而使人駭怕了。

「我說什麼來着，你沒聽見？」

我只得爬到炕上去。心裏覺得很委屈……我從遠處瞅着熱氣騰騰的甜菜肉湯。我也很想吃……晚飯吃過了。只有媽媽在屋子裏收拾桌子。我從炕上跳下來：

「媽媽，媽媽，我要吃！」

她藏起了笑容：

「爸爸說什麼來着？你假如還要胡鬧，就什麼都不給你了……來，拿去，還剩下一點呢。吃吧，快一點，別給爸爸瞧見了！……」

父親是一個身材魁梧，肩膀寬闊的人，他那多骨節的拳頭，我看起來非常巨大。我相信，他比什麼人都強。

他是不多說話的，但他的心地却是很柔和的，他富於同情心，只要可能，他總盡力幫助人的；當我長大的時候，我就明白這一點。他在童年時候很想讀書，可是不成，那時候還沒有學校。他通過自己才學會了識字。

父親是喜歡讀書的，我所以能够很早去讀書，顯然就是因為這一點。

我們這個奧勃拉席葉夫卡村，在烏克蘭的正北面，蘇姆施慶那河旁邊，「俄羅斯人」村落之間，因此我們的語音是很混雜的。父親一向講俄語。

母親和姊姊都是刺繡師，一到晚上，她們就忙着做這些活計。我就在她們的旁邊佔了一個座位，在自製的拍紙簿上畫着走獸和飛鳥。父親在讀書，偶爾也鼓勵地對我和我的拍紙簿看一眼。他要我成爲一個藝術家，好像我們的同村居民——那個馬雷莎克老爹似的：因為繪畫可以作爲平常工作中的副業。

記得，但突然間，母親憤怒的聲言：

「米基塔^①，你嘮叨些什麼來，書不會給你麵包的！」

於是父親默默地闔上書頁，顯出抱歉的樣子，開始去修理家用器具，或者編織草鞋了。

母親有一種慈祥的微笑和一張瘦削而又疲憊的臉孔。她的聽覺不大行，當她含着眼淚，埋怨耳聾的時候，我是這樣可憐她，我自己也不由得哭了起來，一面緊跟在她的後面。她是靈活的，敏捷的，老是在忙碌着——洗滌、收拾、整理。然而有的時候，她也會放開一切，頹然地坐在炕上，呻吟着：

「嗶啞，伊伐斯^②呀，我好痛呵……」

由於她的呻吟，我自己也好像覺得很痛似的。我想從屋子裏跑出去，但對於母親的耽心却把我留了下來：我是非常愛她的。我不想從她身邊離開，我給她茶喝，又給她把枕頭弄整齊。

父親站在一旁，無可奈何地攤開雙手，沉重地歎着氣。

母親在出嫁以前，就因為過分勞動把身體弄壞了：在孩子時代她就担负起了力不勝任的工作。她是鄰近的克魯別茨村人。她跟我的父親偶然碰見了，就互相戀愛起來。外祖父打算把女兒按照他自己的選擇嫁出去，當我的父親走去求婚的時候，他就把父親趕了出去。

我的父母親是祕密結婚的。當時生活很窘迫。父親就在工廠裏做工。隨着家庭的成長，貧困也在增長着。

①這是關口杜布父親的名字，這裏是照烏克蘭語發音，俄語的發音是尼基塔。——譯者

②伊伐斯就是俄語的伊凡，是關口杜布的名字。——譯者

這時開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。父親却生了傷寒病，病了很久。家境給弄得一貧如洗了。

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之後，父親分得了土地和馬匹，可是已經沒有能力來重理莊稼工作；他的健康已經毀了。有一次，他在堆疊乾草時，忽然從乾草堆上摔了下來；從這時起，腳就跛了，走路非常困難，而且時常害病。

母親看得很明白，父親已經沒有力氣做繁重的工作了，但有時候她也會抱怨着說：

「爲了你，兒子就得給富農當長工去！」

我生在一九二〇年，是一家中最小的。我的個子並不高，但很結實。

在我大一點的時候，我就喜歡避開我的母親，怕孩子們會受苦我叫什麼「離不開娘的寶貝兒子」。在童年時代，是常常有這種虛偽的害羞心理的。

媽媽越來越常害病了。有一次，當我提完了水，正要跑到街上去的時候，她就喊住我，憂鬱地看着我，說：

「你怎麼啦，伊伐斯，怎麼不走到我的跟前來，說一些親熱的話給我聽？」

這時，我的心就立刻因爲一種好像是憐憫的感情，顫抖了起來。自然，我那時還想不到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然而那種尊敬母親的感情，却已突然地浮上了我的腦裏。

從這時起，我就愈加努力聽從母親的囑咐了。當我跟孩子們玩耍的時候，我也常常跑到家裏去，看母親有沒有什麼事情需要我。當注意到母親對我很高興的時候，我也就覺得很高興。

二 我不願做一個胆小的人

在童年時代，我極其想做一個勇敢的人，然而不是常常能够克服胆怯的。

我們那裏有一頭喜歡頂人的牛，或者，照我們那兒的說法，叫作「鑽人」的牛。它最不喜歡小孩子。只要一看見我，就低下頭，挺着角，直向我的肚皮衝過來。我躲過它，逃到了可靠的地方——爬到牆垣上。於是它就在附近來回轉，頭微微地振動着，以示威脅，然後才慢吞吞地走開去。

有一次，我沒有注意到，它正在向我走過來。我回頭一看，發覺它正站在一旁，眼睛睜得圓鼓鼓的，角也是直挺挺的。我叫起來了。我要想跳到大門的橫梁上去，可是已經來不及了。那頭牛眼看就要把我逼到牆垣上去了！我仔細一看，牆垣上正放着幾根木棍。我就拉起了一根木棍，用盡所有的氣力，朝着牛的腹部打去。眼淚和恐怖不知道逃到哪裏去了！同時我還這樣叫：

「嘿，我現在來給你受用一下！」

牛嚇得往後退，終於走開了。

從這時候起，我就不再怕牛了。而且老是去「攻擊」它。

有一次，在收割的時候，我們的附近失了火。等到村裏的人都跑來的時候，火燄已經燒着兩所房屋了。火很快就被撲滅。但是那叫聲，騷動和火燄卻使我嚇得這副樣子：「火燒」這兩個字，竟然長久地在我的心裏喚起無意識的恐怖。過了幾年，一條鄰近的街道上忽然失火了，他們敲着警鐘。我恐

懶得要命，不斷地打顫，但這時父親却叫道：

「伊伐斯！拿一隻小提桶來，提水去！」

我拿起了提桶，跟着父親奔跑，我一時倒忘却了自己的孩子的恐怖。

當我六歲的時候，我就打算學游泳。別的年紀大一點的孩子，都在游泳了。我想，好吧，我也可以試一下的。於是我跳到村裏的高洛伏契伏湖裏去，但還沒有走得一步，頭就沉沒到水潭裏去了。等我醒過來時，已經在岸上了。這是鄰人把我救起來的。爲了這次大胆冒險，家裏就給了我應得的懲罰。

當孩子們這樣挖苦我的時候，我聽了覺得很苦惱：

「怎麼，『突額角』，你也會游泳了嗎？」

我的綽號叫做「突額角」，取綽號是孩子們常常搞的花樣。

在這一年的夏天，我到底學會了游泳。

每天晚上，當村人從田野中回來的時候，村子裏就充滿了喧鬧聲和馬匹的嘶叫聲。大一點的孩子把馬牽到牧場守夜去。我羨慕地看着他們吆喝着跨上了馬，把一片麵包塞在懷裏，然後向牧場馳去。

我們那匹老牝馬馬希卡，是一個難以馴服的傢伙。我在它四面兜來兜去，要想爬上馬背。然而往哪裏爬呢！它正用後腳亂踢，鼻子裏呼盧呼盧哼着，於是我只好退開去。但最後，我到底達到了目的：我用一塊麵包引誘着馬希卡，揪住了它的鬃毛，拉了過來，攀上了頭頸。它拚命掙脫着，我差一點跌下來了。我的大哥哥跑過來，把我抱下來。從此以後，馬希卡對我就不信任了。

過了幾天，一個晚上，父親叫我過去，對我說：

「今天你牽着馬希卡到牧場裏守夜去吧。」

他拉過了那匹牝馬，我好不容易爬到它的身上，出發了。鄰居一個叫耶莎的青年也跟我一起出發，他比我大，對騎馬是「很有經驗」的。

我們到達牧場的時候，天已經全黑了。我們放馬去吃草，自己却走進茅棚裏。

茅棚就是在牧場上放馬的人過夜的地方。那裏通夜都燃燒着篝火：有的在烤火取暖，有的在燒着魚湯，熬着脂肪，煨着馬鈴薯，有的却在講故事。

這時候，孩子們正以火柴爲賭注，在玩「二十一點」的牌戲，老人們却都已睡覺了。魚湯的香味一陣陣散播開來。從牧場上傳來了新鮮的空氣，青蛙在池塘裏哇哇地叫，馬悉索地咬嚼着多汁的青草，夜鳥也在叫喊。

篝火的陰影，看起來似乎是一個什麼怪物。

我知道，我正面臨着一場考驗。一向的習慣是這樣的：新加入放馬守夜的人要接受一種「洗禮」，這樣就可以不怕狼和黑暗了。

孩子們一看見我們，就跳了起來，老人們也醒過來了。他們引導着我環繞篝火走了幾圈，這是守夜的規矩。後來，他們又給了我一個小鉛桶，打發我到小河裏提水去，同時吩咐我順路察看一下馬匹。

在黑暗裏走到陌生的地方去，還是很可怕的。然而要是不去，就顯出了自己的不中用，給人家知道自己的胆怯。

我記起了許多關於女怪和妖精的童話。然而在外形上，却不能露出我是在害怕着。不管你願意不願意，這個恐怖是必須克服的。

出發的時候走得很從容，但後來終於支撐不住，就用足氣力拼命地飛跑。跑到了河邊，眼睛就習慣於黑暗了，我矚目四顧，傾聽了一會，一個人也沒有，一片寂靜。於是我什麼都不覺得可怕了。我提了水，慢慢地走向篝火那裏去，使得水不至於潑出來，順路我察看了一下馬匹。

茅棚裏那個老人從我手裏把小鉛桶接了過去：

「好小子，你提着滿滿的一桶水來了！看來你並不胆小。去察看了馬匹沒有？……在牧場裏放馬守夜，要特別小心，不要嘲弄同伴們，因為嘲弄到了你，你就要哭了。好，休息去吧！……」

我於是開始了茅棚的活。

我坐在篝火旁邊，也烤着馬鈴薯。偶然有什麼人站起來，走去看馬匹去；有的裹了毛皮外套，躺在那裏；有幾個人在聽故事，還聽到一些吹牛的話。我吃一個飽，瞌睡征服了我，我就在聽什麼故事中睡熟了。

……每天晚上，我都牽着馬希卡到馬窠裏去。它真把我弄得够受！好容易牽它去守夜，可是却不容易牽它回家。但我却必須在黎明之前回到村裏來，因為父親一早就得下田去。

我爲了要用麵包來引誘馬，自己只好不吃了。可是它走到我的跟前，一下子把麵包片搶去，馬上掉頭就走，用後腳亂踢着，怎麼也不讓你接近。

有一次，我騎着馬慢慢地從守夜的地方回來。我不敢讓馬希卡撒腿飛跑，因為這樣會把我摔下

裏。走進村裏後，突然從門裏竄出一隻狗來，它亂叫着衝到了馬希卡跟前。馬四腳跳了起來，迅速地奔跑。我害怕起來了，我緊拉住馬鬃，嘴裏叫着：「哪！哪！……」往哪裏跑啊！馬希卡根本不聽我的話，它疾風一樣的在村子裏飛跑着。好不容易才把它制住。

從此以後，我就常常讓它飛跑了。

有一天，父親從田裏回來得很晚。等我牽馬到馬羣裏去時，天已經全黑了。我決定越過墓地，因為這段路比較短。我閉着眼睛騎馬走過去——在以前，我已經聽過許多關於女巫和森林妖精的可怕故事了。回來的時候，我步行着走過同一條路。走得很快，我害怕着什麼東西。突然我看到了，不知是什麼東西的眼睛，好像火一樣燃燒着。我嚇得毛骨悚然，拚命奔跑；原來我是第一次在夜裏遇到狼。在慌忙之間，我不會注意到，已經奔到墓地上了。我的冷汗直流，心裏嘖嘖通亂跳。我看見，在黑暗中又有一個高大的穿白衣的人走過來，他的長手揮舞着，正同我走來。來了，我以為殭屍要抓住我了！我的眼睛嚇得閉了起來，不擇道路，沒命地飛奔。可是一種好奇心却驅使我：「看一看吧！」於是我抑制了恐怖，立住了，回過頭去看：原來是一匹大白馬在揮舞着尾巴。我笑起來：居然給馬嚇了。我便哼着曲子，不慌不忙地走回家去。

三 上 學

我是不知不覺地讀起書來的。白天奔跑了一陣，玩了一陣，工作了一陣之後，晚上就坐在桌旁。

拿一些糖果包皮紙來猜謎：我翻檢着，尋找着熟悉的字。

我靜靜地坐着，好像小耗子似的，免得他們打發我睡覺去。一直到六歲，我就是這樣一邊玩着，一邊學習讀書和畫畫的。

……在開學那一天的早晨，我站在街道上，羨慕地瞧着那些去讀書的孩子們：這時我還小。鄰家的一個孩子從大門中走出來，他的名字叫伐西里，是我的好朋友，他說：

「一塊兒到學校去，凡尼亞，我替你報名去。」

我是這樣高興，甚至沒有請求父母的允許，就跟着他跑了。

我奔跑着，心裏却有點胆怯：萬一給那個女教師拒絕了怎麼辦呢？他們說寧娜·伐西里也夫娜是一個很嚴格的教師，但是孩子們却很愛她。

我們走進明朗、高大的教室裏。我最喜歡的是那塊黑板。「在黑板上可以痛快地震一陣了」，我這樣想。課桌閃着光，孩子們都穿着節日的衣服。

女教師已經坐在桌旁了。她有一張年青而柔和的臉，梳得很光潔的黑頭髮。後來我發現，當她不滿意和發怒的時候，她雙眉之間就顯露了又深又直的皺紋。

伐西里走到她的跟前，指着我說：

「寧娜·伐西里也夫娜，他已經會唸書了，所以我把他帶到學校裏來。」
她親切地微笑着，注意地看着我：

「好吧，過來，孩子，到黑板那邊去，把你知道的字寫出來。」

我立起腳，在黑板上用心地寫着字。

那個女教師又給我一本初級讀本。開頭我有點吞吞吐吐，後來我就大胆地讀了一篇故事。

寧娜·伐西里也夫娜記錄了我的名字、姓氏、年齡，然後說：

「你還小，可是不管怎麼樣，我現在把你編到第一班去。」

我高興得連自己都忘掉了。

冬天來了，街上覆蓋着厚雪，風雪交加，嚴寒開始了。到學校的路很遠，我總是清早就起身——非常害怕遲到——幾乎一直是第一個到。我規矩地坐在教室裏，自己覺得，能够一字一句都聽進去，以後溫習功課就容易了。

在這時，學校裏對骯髒的簿子和書本舉行了一次宣戰：寧娜·伐西里也夫娜嚴厲地注意着練習簿和書本是否保持整潔，這就使我養成了愛護書本的習慣。

有一天早晨，天氣非常冷，狂風怒吼。我醒過來了。一看，天還是全黑的，不過母親已經起牀，正生着爐子。她沒有喊醒我：她決定，這樣寒冷的天氣，怎麼也不能放我上學校去。我含着眼淚懇求她放了我。

在街上看不見一個孩子。我用盡所有的力量衝到學校去。在雪封了的小路上，沒有一個足跡。那些窗子都是暗暗的，煙囪裏冒出黑煙。我走上了台階，門却關着。啊呀，我想，遲到了！我難過得哭起來了。

突然之間，門開了。寧娜·伐西里也夫娜從裏面走出來。她用一隻手拉住頭巾，另一隻手抱住